

中秋月饼格外香

黄田

早晨上班,看到道路两旁的桂花树枝繁叶茂,开满米粒般的橘黄小花,微风吹拂,送来缕缕芳香。我仿佛看见桂花姑娘挽着中秋的玉臂姗姗而来,听到宋朝诗人吕声之大声朗诵着他的《咏桂花》:独占三秋压众芳,何咏橘绿与橙黄。自从分下月中种,果若飘来天际香。

是的,离中秋节还有十来天,在深圳的女儿就在微信里对我们说,要寄一盒月饼给我们品尝。几天后,月饼到了,打开包裹一看,包装精致美观,是一个圆形的铁盒,上面印着“香港制造”四个字。里面两层,每层放了4个蛋黄月饼。我禁不住美味的诱惑,打开一个咬一口,满嘴是糖,又香又甜,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小时候过中秋节的情景来。

那时家庭经济困难,中秋节,父亲一般只舍得买一斤月饼让我们尝一尝。一斤月饼大约五六个,一块多钱,薄而又圆,用油纸或废旧报纸包装,卷成一筒。中秋晚上,天空中挂着一轮月饼似的月亮,母亲的木盘里则装着几个月亮似的月饼,摆放在屋前的一块大石头上。只见母亲微微抬头,嘴里念念叨叨,双手合一敬拜月亮神。随后,把月饼拿回来,放在四方桌上,给我们兄弟姐妹各分一个。那时的月饼,表皮稀稀疏疏地沾了一些芝麻,里面的馅一般是白砂糖加花生籽和橘子皮。看着花花绿绿,吃着香香甜甜。我也舍不得一次吃完,又掰成两半,留一半用作业纸包好,像宝贝似的藏

在箱子里,等到第二天再吃。

在皎洁如水的月光下,我们一边品尝香甜的月饼,一边倾听当教师的父亲讲解中秋吃月饼的来历。他说,中秋吃月饼的习俗从唐朝就开始了,流行于北宋宫廷,后流传到民间,当时俗称“小饼”和“月团”。那时的月饼大都是菱花形的,也有菊花饼、梅花饼等,并且是“四时皆有,任便索唤,不误主顾”。这时,我仿佛看见文人苏东坡拿着几个月饼,向我款款走来,摇头晃脑地吟咏着他的诗句“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

父亲接着说,从明代起就有大量关于月饼的记载,这时的月饼已是圆形,而且只在中秋节吃,是中秋祭月时的主要供品。月饼寓意团圆,也是从明朝开始的。祭月后,全家人都围坐一起分吃月饼月果。因为月饼也圆,又是合家分吃,所以逐渐有了月饼代表团圆的寓意。

据民间传说,慈禧非常喜欢吃月饼。不过,因为“月饼”和“月病”音近,慈禧又是女人,认为不雅,于是改名为“月菜糕”。中秋节在慈禧执政时期可是大日子,共有三天。八月十四是“迎月”,八月十六是“送月”,这三天都是中秋节。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我国月饼花样不断翻新,品种不断增加,按产地分,有京式、广式、苏式、台式、滇式、港式、潮式,甚至日式等,就口味而言,有甜味、咸味、咸甜味、麻辣味;从馅心讲,有五仁、豆沙、冰糖、芝麻、板栗、蛋黄、火腿等;按饼皮

分,则有浆皮、混糖皮、酥皮三大类;就造型而论,又有光面月饼、花边月饼和孙悟空、老寿星月饼等。味道也是各有千秋。比如,广式月饼是皮薄、松软、香甜、馅足。苏式月饼则是松脆、香酥、层酥相叠,重油而不腻,甜咸适口。滇式月饼是以皮酥馅美,甜咸适中,色泽橙黄,油而不腻著称。

我历来喜欢吃甜食,月饼当然不例外。我所在部门有10多个同事,大部分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为了减肥,他们都不敢吃甜食。有年中秋节,公司为每位员工发了一斤苏式月饼,大多同事不怎么高兴,我却眉开眼笑。其中两个同事知道我喜欢甜食,就把他们那份送给我。

有些超市和商店提前两个多月就开始出售月饼,想买就买,想吃就吃,不再像过去母亲那样搞拜月仪式了。中秋节期间,自己买的、公司发的、儿女送的月饼摆满了冰箱。我和妻子只好每天把月饼当早餐,天天像过中秋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佳节,既是机关、单位、企业、学校的节假日,也是农民的丰收时节,大家可以有时间坐在一起,分享劳动成果,品尝甜甜的月饼,勾起浓浓乡愁,祈望所有日子像月饼那样甜,每个家庭像月亮那样圆。这也许是几千年来中秋节成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的主要原因,也是古今人们过中秋节的共同心愿吧。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

永康市作家协会

万物皆能安抚我 (组诗)

丘弗

妈妈

难受时
喊妈妈
但我不是
真的喊妈妈
有时对着他
有时对着它们
那时万物都是我的母亲
万物皆能安抚我

白桦树皮

他坐在路边
她经过
嘿,我可以送你一片白桦树皮吗?
我很乐意接受。它如此美!
你们瞧,他们相爱了
正在传递情诗!
路旁的一个老诗人说道

在一个起风的日子

我要出去
并换身衣衫,那种有很多细碎的布条的
裙子,在风起的时候
具有众多方向

女人的眼泪

当然不是,一文不值
你见过吗
我哭的时候很美

隐喻

你不自由
拥有众多观众
他们读你的诗
读你
费尽心思地隐喻
关于她
一寸一寸地,被你
裸露于众人前

捉迷藏

躲在哪写好呢
写一些不愿被人看见的诗
最好有人能瞧见我
故意留在外头的
一点点视角

母亲和她的锄头

王健儿

很长一段时间,母亲总是隔三岔五在鸡鸣破晓的清晨或者夕阳西下的黄昏,玩失踪。我猜想,她准是去亲近那把风烛残年的锄头,奔赴属于她的“锦绣王国”了。

年逾古稀的母亲其实用不着起早贪黑,手里那把老锄头也该颐养天年了。我也不时抱怨她,扛了锄头,顾此失彼。可母亲总淡淡地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她不打牌、不串门、不跳广场舞、不看肥皂剧,在家里和同样老了的父亲四目相对,木然呆坐的确不是什么滋味。于是,我便由她我行我素,乐此不疲。

母亲劳作的身影,遍布我儿时的记忆。陶渊明诗曰“草盛豆苗稀”,地里的草总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雨水就疯长,从冬到春。母亲锄地很是认真,只见她站稳脚跟,袖子一卷,两手握紧锄把,左手在前,右手在后,节奏均匀,不慌不忙,眼到手到,手到锄到,锄到草消。伴随着“嚓嚓”的挖掘声,她从地块的左边移到右边,从地块的这头到那头,技艺娴熟地锄草、松土、培土,有条不紊。母亲不会写诗,那一行行脚印就是她写在大地上平平仄仄的抒情诗;母亲不会画画,但蓝天白云、绿茵黄土的点缀就是一幅精美绝伦的水彩画。

一块又一块泥土在母亲脚边翻了身,一大块地在母亲的锄头下改头换面。母亲累了就伸直腰,用粗糙的手指刮去满脸汗水。偶尔母亲

也会坐在放倒的锄把上,借着喝水的时间歇息一会儿。母亲的青年、壮年,都在锄头挥舞的岁月里,面朝土地,守着花开。而彼时懵懂无知的我们,来到地里只会追逐嬉闹,或者钟情于扯把野菊花、狗尾巴草,嘴角露出不谙世事的傻笑。

回忆中的锄头始终闪着锃亮的银光,经过手磨肩扛的把柄光滑润平滑。多少年来,母亲带着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任凭清亮的露珠打湿鞋袜、裤脚,或者炽热的骄阳逼出一头汗水。母亲毫无怨言,在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上收获着酸甜苦辣。

在并不肥沃的土壤里,母亲用锄头一次又一次掀起结实的土块,仔细地敲碎,种下一季又一季的希望。锄头每次扬起的瞬间,会腾起一股尘土。

母亲的勤勉出于天性。那时父亲在离家百里以外的地方工作,大小农活都由母亲包揽。锋利的锄头在土壤上切割着时间,成熟的硕果缝合着春华秋实。锄头落下,深入泥土,这是虔诚的致意,锲而不舍,挥锄躬耕,这是谦卑的祈祷:土地啊,请赐予我丰满的收成。

稍长一点,我们也学着母亲的样子挖地、碎土、培土,斩草除根。但只消一小会儿,手掌上就会起水泡,再锄几下,水泡裂开,每挖一锄,撕心裂肺。母亲说,这是农活干得少,手没磨出茧的缘故。锄头俨然成为丈量高天厚土的标杆,也成为母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

有紧握锄头才能收获五谷杂粮;只有紧握锄头才能心里不慌;只有泥土松软,种子伸个懒腰才能扎根、才能顺利成长。

在旧日那些被穷困啃咬的疼痛里,母亲完成了一场场锄头与泥土的博弈,一锄一锄,刨挖出生活的念想。几乎与母亲一般高低的锄头和母亲一起起早摸黑,在土地上精耕细作。汗水与血泪在土地上绽放出美丽的花。如母亲所愿,瓜果蔬菜们随着时令变换破土而出,随风摇曳,葱葱郁郁填充着土地的角角落落。

直到我的孩子出生,母亲随我住到城里帮忙抚育孙辈,那把终日相伴的锄头才被暂时地搁置在乡下。锄头默默承受着荒弃岁月的蹉跎,锄把上蒙着厚厚的一层灰,锄刃锈迹斑斑,只有把柄上那两只自然的眼睛,依旧静观着世态,诉说着沧桑。

小时候常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或许只有在烈日下挥动过锄头的人,才能感受到面朝黄土背朝天劳作的艰辛。只有那个时候,才会感觉扛在肩上的不仅仅是锄头,还是一家老小的春夏秋冬,是清贫日子的雨雪风霜,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土地的感激与期盼。

如今,母亲虽然腰背早已被锄头拉弯,但她仍爱扛着一把锄头,走向静寂的田地,把残存的力气交付于锄头,用飘拂的白发换回土地上的无限可能。也许,这便是身为农民的本性,也是一种交流、一种宿命、一种慰藉吧。